

目 录

下放以后·····	王 静 (1)
“废品大王”摆擂台·····	广 民 (12)
新旗帜·····	赵志中 (21)
技术革命中的尖兵·····	江 岩 (29)

下放以后

王 静

潘秀珍今年三十四岁了，个子长得高大结实，走路象刮风似的，話音未落人就不見了。六年前，她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热心家屬工作，常常为給大家办事东奔西跑，耽誤了吃飯和睡覺。五三年，因工作需要，就調她进厂脫产搞女工家屬工作。

那时，虽說她已是廿七、八岁的人了，做起工作来却是生龙活虎，象个青年人。但她也有个缺点，工作方法簡單化，脾气不好，常常为一件小事，就和別人爭吵得面紅耳赤。

五五年，工会精簡机构，老潘被調到房产科工作。当时，她心想：“这个工作更难办，要

房子的人多，少不了爭吵！”

的确，事情沒有出乎她的意外。不相信，說件事給你听听。

有个青工叫小张，結婚时，就对他爱人許下了愿：“过了門搬到南京来住。”果然，結婚后不到一个礼拜，小张就把爱人带来了，沒有房子，只得暫住在旅館里。于是，小张每天朝房产科跑好几趟，釘着老潘要房子。老潘說：“現在要房子的人太多，一时找不到。事先你又沒有講，我有啥办法！”小张看情况确实困难，心里暗想：要真找不到，只好动員她回去。到家就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爱人，想不到他爱人却大发雷霆：“結婚的时候，你对我怎么說的？人家都能要上，就你沒出息！”小张看苗头不对，就說：“好了好了，咱們一起去要。”第二天，小张一早就把老潘纏住說：“一定得給。”“沒有怎給？”“你好好給找么。”“我也找不到。不相信，你去找，找好了我們和他

訂合同。”“我又不是管房子的。”“那我沒辦法。”“沒辦法，你是干啥吃的？”這一下，可把老潘說火了：“不行，就是不行！有本事你去找。”說着，老潘扭身就走。小張追上去一把拖住老潘的手說：“不行！找不到房子，你还發態度！走，咱們到黨委去講理。”兩個人一拉一扯，小張把老潘的胳膊扭了一下，老潘更來火了：“有房子也不給你，看你怎么樣！”“不給！看你給不給！”兩人正爭吵不休的時候，圍上來好幾個人；有人過來硬把他們拉开，才算暫時平息了這場風波。

象這樣的情況，在老潘的工作中是經常發生的，不只這一次。

整風開始了，大字報象雪片似的飛來，老潘的辦公室門口，貼了滿滿一牆，工廠馬路兩旁也可以見到不少，大概總有二三百張。有幾張大字報把她畫成了“母老虎”，說她要“吃人”。

老潘見了，十分苦悶，飯也吃不下，話也不想說，見了人总是低着頭走路。她暗暗想道：“整風是開展批評，为啥罵人是母老虎？”又想：“房產科就是我的大字報多，難道我真的脫離了群眾嗎？……唉！反正這個地方的工作是難搞！”思想上鬧不通，便想：“調調地方讓別人來干干吧，哪怕是去當雜工呢！”因此，當廠黨委號召大家參加體力勞動時，老潘積極的打了報告，要求下放。

報告批准了，分配她到食堂去當炊事員。這時她思想上又七上八下的翻騰起來：“去吧，別人可能會說這家伙是犯了錯誤下放的；不去吧，連我們的科長都去了，我又有什麼理由不去呢！”想來想去，她還是硬着頭皮決定去了。

她是第一批下放的。廠里召開了盛大的歡送會，為他們披紅掛花，張燈結彩，放鞭點炮，敲鑼打鼓，全廠職工還夾道歡送他（她）

們。这时老潘和大家一样，心情激动，掩藏不住脸上的笑容。

第二天，老潘就到了食堂。廚房的职工們，为了照顧她，先分配她去收門票和卖飯。老潘听說是收門票，又是一番胡思乱想：“真倒霉，在房产科就是吵吵嚷嚷的，来这里干这行，断不了又要吵嘴，还不如到后边去切菜、洗碗、烧烧火哩！站在大門口象个‘門神爷’一样，見的人又多，碰到那些討厭家伙，可能又要罵我是老虎……。”

她昨天在欢送会上的笑容，这会儿一絲一点也看不見了。

午飯时，开始收門票了。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，戴着白帽子和口罩出現在大門口。这还是大姑娘上轎头一遭哩！老潘又放不下架子，怎么办哩？她就故意把口罩戴得高高的，一直拉到眼皮跟前，帽子戴得很低，几乎盖住眼睛。越是这样，別人越感到奇怪，看的

人越多，誰進門總要看她一眼。熟悉的人一看就認出來了：“嘿！這不是老潘嗎！”有的調皮鬼在背地裏開玩笑說：“‘老虎’跑到食堂來了。”幸亏這些話沒有傳到老潘的耳朵裏。這一天真把老潘別扭壞了，身上直冒冷汗，說不出的難過。晚上，她睡在床上翻來復去的想：收門票總是有点不舒服，還是到後邊……不過，同志們對我還好，沒有人小看我，也沒有人吵鬧。科長滿頭大汗，干得多起勁，我怎麼還怕丑，放不下架子呢！怕丑，這算什么思想！再說，整風開始以後，許多領導幹部都參加了體力勞動。我們的科長，一個当了炊事員，一個当了勤雜工，何況我呢！歡送會上，黨委書記勉勵我們服從分配，到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去；食堂里的同志在鳴放中，也貼過大字報，要求幹部下放，難道食堂工作不需要我嗎？她又回憶起自己，六年前還是一個不識字的家庭婦女，今天成了人民的幹部。要在舊社會，

哪有这个事！最后她下决心一定要搞好工作。这时已是深夜两点鐘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就去上班了。今天看她的人最多，这个問长那个問短，但她不觉得别扭了。食堂的工友对她总是那么的亲切：“老潘，少干点，别一下子累坏了。”党支书和科內同志也常来看她，鼓励她好好工作。

有一次，老潘到廚房后面去，一抬眼，看見一个穿灰布衬衫的人，躬着背在那里洗碗。袖子挽得高高的，两只手伸进水槽里，动作迅速而又細致。背上衬衫汗湿了一大块，但他还是紧张地干着，不肯松一口气。老潘心想：好了，这回又来了个积极分子，咱们的食堂工作可以搞得更好了。老潘走上前去，想和这位新战友認識認識，扭头一看，哈！原来这位新廚工就是厂里的党委书记。老潘当时一愣，不知說什么是好，倒是党委书记先开口了：“老潘，怎么样，工作还习惯嗎？”她見党委书

記都下来劳动了，自己还有什么話說，只覺得應該在平凡的劳动中，把自己鍛炼成一个坚强勇敢的革命战士。于是，她在党委书记面前表示，决心搞一辈子食堂工作，并且要爭取当个模范炊事員。

从此，老潘又变成一个勤劳、勇敢而又活泼的人了。她看見职工們在論武比高低，生产上創奇迹，心里暗暗想道：“生产工人談跃进，是提高产量几十倍、几百倍，我們服务单位就不能跃进嗎？昨天老李說我們做飯的有啥出息，想跃也跃不起来，又不能提前一个鐘点开飯！他这是瞎胡扯！我相信領導上說得对：行行出状元。难道食堂里就不能跃进，就不能出状元嗎？不，事在人为。她想了一想，忽然高兴起来：“对，咱們服务单位就是要服务好。”当天晚上开会，她就向食堂正式建議：“今后把单身汉的病号飯包做包送。”全体食堂同志一致同意，都說老潘想得真周到。她为

了能及时掌握病人有多少的情况，就和卫生科取得联系。当别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，他微笑着说：“人病了最想家，总盼望有个人在身旁照应一下。如果遇到点不舒服就会感到伤心。多关心他们点，他们就能安心休养，早点恢复健康，早点参加工作。”

一天，小张——你还记得这个 小张是谁吗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和老潘吵过架的小张——他打球把腿摔坏了，吃饭倒行，就是不好走路。宿舍的人都在上日班，连个带饭的人也不好找。小张正在发愁，没有办法，多么希望一个好朋友能在这时帮个忙呵！

这天老潘接到卫生科送来一张条子，一看是小张，想起他以前硬逼她要房子，和她无理取闹的事情，就不愿去给他送饭。但是她又想：我不去送对吗？不管过去怎样，他现在是病人，为病号送饭，是我自己倡议的，有什么理由把小张除外？一定要送。

中午，老潘就端着做好的飯送去了。小张朝牆躺着。老潘一進門，鼓起勇氣，輕輕的喊了一聲：“小张，吃飯吧。”小张一聽有人送飯來了，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和感激，連忙翻身過來，正要說謝謝，一看是老潘，又慚愧，又感激，臉漲的通紅，低下頭去，說不出半句話來。老潘見這情景，覺得僵住不好，便又催道：“吃吧，小张，才做好。”小张還有些不好意思，只把眼皮抬了抬。“好，你坐吧。”躺在一邊的小刘插話了：“老潘，你們真是好樣的！太關心人了！”老潘說：“這算得什麼！”等小张快要吃完的時候，老潘又問：“下次給你做餃子吃好不好？”小张感動得眼里冒淚花，連說：“太麻煩了！太麻煩了！隨便什么都行。”“不要緊，只要你快些好就行了。”老潘走出門以後，小张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对小刘說：“唉，我該作檢討了，真對不住老潘！”小刘問：“怎麼啦？”“過去和老潘吵過架，弄得面紅耳赤。可人家

不記這些，還給我送飯來。”“那明天她來了，你就認錯吧。”“一定認錯。”第二天，老潘還沒進門，小張就在門里打招呼啦。老潘才放下飯，小張真就開口認錯了：“老潘，過去我對不起你，請原諒……”小張還沒有把話說完，老潘就搶嘴道：“小張，怎麼這樣說！我也有缺點。”“老潘，我沒有別的東西來感謝你，我一定以搞好生產的實際行動來感謝你對我的關懷。”“不，你應該感謝黨。要不是我響應黨委號召，要求下放，咱們今天也不會變得象親兄弟一樣。”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，說了半天話才走開。

從此，再沒有人喊老潘叫“母老虎”了，但她又有了一个新的綽號，因為老潘的干劲足，又肯動腦筋，有勇有謀，人們把她叫做穆桂英。

“废品大王”摆擂台

广 民

在工厂里的馬路上，一群群职工簇拥着
观看貼滿兩旁的奇迹新聞。突然，有一张使



人注目的大字报，被职工层层包围了。“咦！出現什么奇迹啦？”每个人都想知道个究竟。

原来这是才摆下的擂台。黄紙上写着拳头大的紅字，每个字都是振奋人心的。大意是：各路英雄好汉！来吧，女工同志們！咱們比比看……。这个响亮的友誼挑战一霎时就在各車間传开了。

說起来，这个擂台就是十車間女工程行芝摆的。对于这个奇聞，當場就有几个职工說：“誰不知道她是有名的‘废品大王’，还提出挑战哩！口气真不小！”“真是程行芝嗎？变的也不会这样快呀！”人們議論紛紛，虽然眼睜睜看見大字报，还不相信这是真的事情。

可是程行芝确是真的变了。从前車間里人們总是称呼她为“废品大王”，如今都喊她是“穆桂英”了。

要知道这个“废品大王”怎么变成“穆桂英”的，还得从头說起。

那还是1956年高潮时，程行芝走出学校大門，为了参加祖国建設，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，走进工厂。进厂以后，处处感到新奇；后来被分配在一部六角車床上学徒，程行芝兴奋极了。当时她学习信心很高，各方面进步也快。不到三个月，就从學員变成一个二級技术工人。沒想到，过了不久，由于自滿，她对工作，竟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緒：干螺絲、銷子不感兴趣，認為没什么了不起，都是老一套；看不起師傅；文明生产搞的一天不如一天。后来，把她調到一部皮帶車床上去，还是不安心，認為当工人沒有出息，又髒又累，不如当个職員舒服。她又想去考学校，有次請假不上班，就在家温习功課。時間长了，干活时想东想西的，直接影响着生产任务的完成：定額达不到；不断出現成批的废品。出了废品还滿不在乎的說：“反正不是我自己的，我干多少活拿多少錢。”車間里的政治活动，她很

少参加，厌烦开会。有次出了废品，工长批评她几句，她就哭开了；后来团支书找她，她干脆关了車，爬在机床上哭了一个多小时。还有几次出了废品，工长帮助她查原因，她不但不管，甚至連班也不来上了。就这样，鬧得誰都再不敢和她接近。

一声春雷，整风运动开始了。全厂掀起了鳴放高潮，同志們对她貼出不少大字报和漫画，批評她的錯誤。程行芝思想上沒有一点准备，当見到这样多的大字报时，又生气，又难过，她哭了，又不上班了。領導上到她家去，鼓励她拿出勇气来克服缺点。共青团支部开会反个人主义时，有几次也邀請她参加。会上团員們主动检查自己，并批判了团內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。这些，都給了她很大教育。

接着，厂里下放了大批干部到車間当工人，有厂級干部，还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。她

心里反問着自己：“人家都放下了，我还想去当職員？”

这些天来，她的思想日夜不能安宁。回想起在学校时的远大理想，进工厂前自己暗暗立下的志愿，不由得慚愧地掉下了眼泪。又想起同志們貼的大字报：“你这样不心疼国家的鋼材，有几个鞍鋼也不够你报废的。……”她更加难过，内心在責备自己：“过去不好好劳动，拿国家財產任意浪費，多么可耻啊！”党、团支部和很多同志及时地帮助她提高認識。經過几天反复的思想斗争，使她开始認識到过去“好逸恶劳”“当天和尚撞天鐘”的思想是自己前进中的絆脚石。她想：“自己还年輕，难道就这样落后下去嗎？不行！要赶上去！”

这时候，正是三月中旬，車間里召开比干劲大会。会场布置的非常隆重，标語、保証书、喜报貼滿了会场。个个情緒飽滿，志气高昂，